



归路

the Return

墨宝非宝
作品

新文 1921 艾略特事件

新文 1921 艾略特事件

新文 1921 艾略特事件

新文 1921 艾略特事件

the Return

归路

墨宝非宝

作品 _____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路 / 墨宝非宝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594-0713-9

I . ①归… II . ①墨…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0876 号

书 名 归路

作 者 墨宝非宝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丐小亥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丽
文字编辑 余杭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29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713-9
定 价 3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人生昧履，砥砺而行。
晨晓照归路，这篇故事送给你。

目 录 / 上卷

001 楔子	047 第七章
	流浪途中人（4）
005 第一章	053 第八章
边关的雪夜（1）	奢侈的爱情（1）
012 第二章	058 第九章
边关的雪夜（2）	奢侈的爱情（2）
019 第三章	065 第十章
边关的雪夜（3）	奢侈的爱情（3）
026 第四章	072 第十一章
流浪途中人（1）	晨晓照归路（1）
033 第五章	079 第十二章
流浪途中人（2）	晨晓照归路（2）
040 第六章	085 第十三章
流浪途中人（3）	晨晓照归路（3）



092 第十四章	137 第二十一章
晨晓照归路 (4)	丰碑与墓碑 (3)
097 第十五章	144 第二十二章
前路未可知 (1)	丰碑与墓碑 (4)
104 第十六章	152 第二十三章
前路未可知 (2)	寸寸山河梦 (1)
110 第十七章	158 第二十四章
前路未可知 (3)	寸寸山河梦 (2)
118 第十八章	164 第二十五章
前路未可知 (4)	寸寸山河梦 (3)
125 第十九章	172 第二十六章
丰碑与墓碑 (1)	寸寸山河梦 (4)
131 第二十章	178 第二十七章
丰碑与墓碑 (2)	寸寸山河梦 (5)

目 录 / 下卷

- | | |
|------------------------|------------------------|
| 185 第二十八章
昭昭赤子心 (1) | 245 第三十七章
归路向何方 (1) |
| 191 第二十九章
昭昭赤子心 (2) | 253 第三十八章
归路向何方 (2) |
| 199 第三十章
昭昭赤子心 (3) | 260 第三十九章
归路向何方 (3) |
| 206 第三十一章
昭昭赤子心 (4) | 266 第四十章
归路向何方 (4) |
| 212 第三十二章
昭昭赤子心 (5) | 272 第四十一章
归路向何方 (5) |
| 218 第三十三章
忠诚与信仰 (1) | 279 第四十二章
归路向晨晓 (1) |
| 224 第三十四章
忠诚与信仰 (2) | 285 第四十三章
归路向晨晓 (2) |
| 231 第三十五章
忠诚与信仰 (3) | 289 番外 |
| 238 第三十六章
忠诚与信仰 (4) | 296 后记 |

● ● ○ 楔子

再遇到初恋是八九年后，在加油站，就这么看着他从超市走出来。我看着他，不太敢相信，试着问，你还记得我是谁吗？他掂着手里的矿泉水瓶，看着我，挺平静地说，记得，化成灰我都记得你。

想起句歌词：“今生的约，欠一个再见，伤痕从此不肯复原。”

那天不是偶遇，是初中同学聚会。

归晓听到老同学白涛提到他的名字，说他就在不远处的加油站短暂休息，听到这个名字后，她就开始不清醒，什么都没管就说想去见见“故友”。

老同学没多想，骑车带她去了。

五分钟的路程，像一个世纪那么久。白涛车还没刹，她就从自行车后座上跳下来，焦虑四望，目光惶惶。

看到他穿着白衬衫和卡其色运动短裤，和几个同样便装的战友并肩出来，她像梦游似的，迎了上去。

直到他说出那句话——

归晓僵着，搓搓自己的右小臂，没作声。

白涛犯傻，怎么回事？情债啊？

可看晨哥面容坦然，又不像有什么刻骨铭心的情债，倒像是一句玩笑，两位当事人又不笑，究竟几分真假，白涛这个外人也不懂。可白涛毕竟在社会上混久了，打圆场的本事是有的：“晨哥怎么一直在加油站，有任务啊？”

路炎晨伸手，敲了下白涛的后脑勺：“加油站能有什么任务，等人。晚上让你哥找我一趟。”

白涛松了一口气：“我哥在老沟，过两天让他过去。”

“那算了，过两天我就回内蒙古自治区了。”

说完，他拧开瓶盖，灌了两口矿泉水。

归晓听到“内蒙古自治区”，醒过来，横了心，厚颜无耻地去看八年多没见的他，就连他喉结因为吞咽水流，上下微微滑动的细节都看得仔细。

几乎没变。

他黑眼仁比例比一般人大，外加眼角上扬，脸瘦，过去穿校服衬衫时露出的脖颈线条流畅，是种乖戾张扬的面相，可嘴角线条很柔和，微抿着，总像在笑。

现在穿着白衬衫，倒真像回到了过去……

从十三岁认识他后，再有人问归晓：“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她总能脱口而出：“眼睛要好看……”好像记忆里根深蒂固觉得男人好看，就要眼睛好看，估摸再过十几二十年，三十、四十年，她还会是这种观点。

白涛原本是带归晓来看“旧友”的，没想到两人闹这一茬，只得和路炎晨扯东扯西，没话找话。路炎晨偶尔搭腔，他过去就话不密，能省则省。

很快，有军用越野车开进来，两辆，停得离几个人很近。

在烈日炎炎下汽车尾气夹带着难闻的焦味，归晓被熏得眼睛疼。

驾驶座上的人叫他们上车，路炎晨拍拍白涛的后背：“走了。”

他先跳上吉普车的副驾驶座，几个人先后跟上去，自始至终，他没看她。等两辆吉普车开出加油站，白涛背脊都湿透了，低声问了句：“你和晨哥处过啊？”

归晓摇头，敷衍过去，什么都不想说。

晚上，她在二姨家跟丢了心似的，坐立不安。

十点多了，她还是拿起座机，要总线拨了黄家的电话。

“你见着我表哥了？！”黄婷听到她三言两语交代了下午的事，完全是失声惊呼，“我妈都不知道他回来，你怎么见着了？！”

黄婷太激动，儿子被吵醒，哇哇直哭。

“你等会儿，我哄哄小祖宗。”她撂下听筒，半天才回来，说道，“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说，归晓，你还找他干什么呢？当初他求着你多少次和好，你都忘了？你知道你多狠吗？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想见你一面，你都不肯。归晓……唉，归晓，你找他想干什么呢？”

上卷



● ● 第一章 ○
边关的雪夜（1）

那晚，黄婷还是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

这个号码被存在通信录里，为防止平时会翻到，她标注的名字是“ZZZ”，这样它就会自然落到最后，可其实她看过一眼就背下来了。掩耳盗铃，不外如是。

两年后。

归晓坐在内蒙古自治区某个加油站的一间简陋休息室里，脏玻璃上满是水雾，外边，有名副其实的鹅毛大雪。

“别人夜里抱老婆，我们这种人，夜里就是抱着方向盘，”两个卡车货运司机在抱怨，“这大雪天的，天都快黑了，赶路够呛。”

她坐了大半个小时，早熬不住，起身推开休息室的木门，走到落满雪的台阶上。

他会来吗？

她将黑色防寒服的领口拉到鼻尖下。

“你那个朋友真来吗？”身后小蔡也跟着跑出来，哆哆嗦嗦地问。

“应该吧？”归晓不确定。

刚刚电话里，她说得颠三倒四，那边问了地址就挂了。

她等得脚都木了，还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望着大门外。又过了半个小时，她手指尖也没知觉了，想回去，又不甘心。就在小蔡第四次跑出来时，苍白的车灯光从雪中照进来，落满雪的越野车开进来，没兜圈子，直接刹在了台阶前。

半开的车窗摇下，驾驶座上的人穿着厚重的类似于特警作战服的黑色棉服，但是是便装，戴着同色帽子，在夜色下看不太清脸孔，认得出是他。

“上车。”

这是又两年未见后他说的第一句话。

归晓跑到车窗旁：“加油站的老板让我们先去草原上看看……”

“上车。”路炎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重复。

归晓讪然，回头招呼小蔡，让余下三个在里边避风的男人出来。

众人上了车，四个人占了后边，理所当然把副驾驶座留给归晓。她踌躇上车，拉过安全带系上，还没搭上扣，路炎晨已经一踩油门开走了。

他还是那个习惯，不管春夏秋冬，都要敞开车窗。

冬夜的风灌进来，吹得后座的几个人直哆嗦，也不敢多嘴。

“车窗能关一下吗？”归晓冻得舌头都捋不直了。

路炎晨斜了她一眼，关窗。

当玻璃缓缓升上来，卡到最高处，将风雪拦在车外时，后座众人松了一口气，但也忍不住犯嘀咕，归晓这“朋友”也太酷了……

小蔡他们几个是做外贸生意的，归晓在他们公司有入股投资。

这次公司做了一个物流大单子，货要送到内蒙古自治区边境的一个物流集散地，然后送去蒙古国。小蔡他们借机开车跟着来，顺便谈羊绒制品生意。本身这件事和归晓没有任何关系，但她听到“内蒙古自治区”几个字，就坐立不安。

于是，她跟着来了。

昨晚，暴雪来袭，他们临时避在加油站，小蔡的那辆越野车却丢了。

加油站的老板也束手无策，但还是很良心地给他们出主意，在这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偷车贼都会把偷来的车丢在不远处的草原上，什么牌子都有，甘A和甘H最多，密密麻麻地扔着，无人看管，等着卖。

加油站老板让他们偷偷去找自己的车，然后再叫警察一起去认领。这是最快的方法。

小蔡觉得可行，归晓却提出可以找一个朋友帮忙，他就在这边。归晓也不清楚他到底退伍没有，究竟是特警，还是武警？总之，是个能帮忙的职业。

车在大雪中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停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远近不只有很多车身积雪厚重的车，还有大小草垛，一眼望去，全是赃物……

“等一会儿，我地方上的朋友去问了。”他停下车，说了第二句话。然后，他就推门下去了。

小蔡在后座抬头，在归晓肩后说：“你这朋友，太冷了，吓得我都不敢说谢谢。”归晓隔着车窗，看他站在车头，在风雪中低头用手围住火点烟，“嗯”了一声：“他一直这样。”

雪夜里，他手心中微弱的光，稍纵即逝。

那光，落在烟头上，在黑夜中一闪一闪的，灼她的眼。

“我下去……和他说两句话。”

归晓推车门，跳下去。

因为没料到草地上雪有那么深，归晓深陷下去，险些绊倒，反手将车门撞上。路炎晨循声望来，看到雪夜里她身上那根本不抗风的羽绒外套，再看看她明显湿了的靴子：“不嫌冷？”

她有些恍惚。

当初在一起时，两人经常大冬天在运河边待着，有天她歪着坐在他山地车前横梁上，窝在他怀里躲风，叽叽喳喳老半天，也不见他出声，就问：“你想什么呢？”

他摸摸她衣袖：“想什么？在想你衣服怎么湿的。”

“啊？”她窘意上涌，“我让姑姑别洗的，可她没听我的，还是洗了……”

“没晾干你穿什么？不嫌冷？”

怎么不冷，笑意都快冻在嘴唇上了。

扭捏半天，她哈出一口白雾，小声说：“这件是新买的，我想穿给你看。”大冬天穿件半干的衣服来见他，想想都能把自己感动死。

他那时就低头笑了。

那时，运河边都是十几年的老林子，风大，没什么人，偶尔伴随着丁零当啷的车铃响声会有人骑车过去，也不太乐意在冬天多看一眼他们两个小年轻谈恋爱。归晓就心安理得地缩在他身前躲风：“你觉得不好看吗？”

“还行。”

还行？冻死了就一句还行？她攥他的羽绒服领口：“你从来没夸过我，夸我好看，快，夸我好看。”

他笑，瞳孔在月光下特别亮。

路炎晨移开视线，继续抽烟。

“谢谢你，帮我。”归晓艰难挤出这句话。

“客气。”

寒气被风吹进骨头缝里，她控制不住地哆嗦着：“你在这儿几年了？”

他两指捏着烟前端，深吸着，让那口烟深入肺腑：“九年。”

“还没退伍吗？”

“今年。”

“回去吗？”

“驻地公安特警支队特招了，”他忽而直视她，“还在二连浩特。”

后来那天，他没待多久。

等他口中的“地方上的朋友”来了，他就把他们转交给了当地警察，接着开车走了。警察是直接把车开过来的，交给小蔡后，让他们跟着回去做个笔录。

因为路炎晨的关系，那个警察对他们很客气。

合上记笔录的本子，他们正式说起了闲话。

小蔡几个都是做外贸的，最会来事，没十分钟大家聊开了，话题自然就绕到了那个酷酷的几乎是不近人情的男人身上。

“……等过了年，路队就从反恐一线调去训警科了。”

“……以后他每年训带一千多名公安特警，路队真是入伍反恐，脱了军装继续保卫人民，真汉子。”

“……武警医院的医生说，暴恐分子当时就用长矛直接戳进他嘴里，送过来时，浑身都是血。后来我还和他玩笑，路队你脸蛋这么标致，以后可要当心啊。”

“……他们中队全是反恐尖兵，排爆专家出来好几十个，都被地方上抢。”

“……路队当时三十秒拆定时炸弹，汗都不流一滴，可不是演电影，真事。”

这些，都是她不知道的。

其实从分开后，他的一切，她都不清楚。

因为当初分开了闹得太不愉快，以至于她也不太能厚着脸皮去问他表妹黄婷，只能偶尔从姑姑一家人口中听说，哦，黄婷家有个亲戚的儿子，好好的大学读着就去当兵了，最后还去了内蒙古自治区，那么偏，调回来都难。

在他们离开警察局前，那几个警察才说起，其实是因为这次他们中队有人出任务受伤，在附近的武警医院治疗，路炎晨才能过来一趟。

警察最后把自己的手机号抄给归晓，说路炎晨终归在武警中队，不是随时都能出来，如果下次再遇到什么与违法乱纪有关的麻烦，直接找